

金雁 著



新饿乡纪程

学人文库

新华出版社

复兴路上的他山之石

“休克”时期的东欧之旅

“市场”门前的众生百态

“民主”制下的风风雨雨

0100766

D751

5

学人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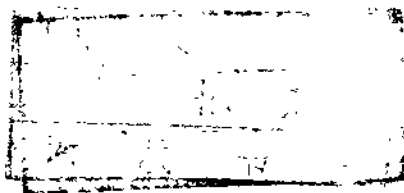


201007668

DH16/10

新饿乡纪程

金雁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饿乡纪程/金雁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 10

(学人文库/王学泰主编)

ISBN 7-5011-3656-4

I. 新… II. 金… III. ①俄罗斯-概况②东欧-概况 IV. D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0243 号

学人文库
新饿乡纪程
金雁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92000
1998 年 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011-3656-4/Z·453 定价: 14.80 元

主编的话

“文库”这个词现在到处可见，实际上中国古代并没有这个词，却有与之相反的“武库”，而且用它形容“文”；以比喻一个人的学识才具和文章风采。晋朝有“左传癖”的杜预因远见卓识、精明干练被誉为“杜武库”；写《崇有论》的裴頠由于博学稽古，人称“武库”，言其胸中“五兵纵横”。由此，产生了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武库”蕴涵丰富，地位重要。两汉、魏晋等朝的武库都在皇宫之侧，宫城之中。无怪人们把“武库”视为学问、才能、技艺的象征。但“武库”一词毕竟已成过去，如本丛书名曰《学人武库》，不仅滑稽可笑，也有自吹自擂之嫌，令人联想到装满了刀枪剑戟的兵器库，甚至会想到那可以毁灭地球几次的核武库。

“文库”相对“武库”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但与以分裂人群、甚至分裂地球为目的的“武库”不同，“文库”是联系人群的，其长远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具有完整的精神的地球。当前流行的“文库”一词，大约是舶来品。本世纪初，日本就有《立川文库》、《新潮文库》等问世，后又诞生了著名的《岩波文库》。风气传入中国，则有了《万有文库》之类。这些文库的编辑大都以普及学术为目的，为人提供从内容到价格都易于接受的书籍，使读者能更广泛地接受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融汇了全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文化的文明才会提供使人们聚合在一起的条件。从这点上来说，自有人类以来，先圣时贤创

造的所有的精神财富就是一个人“文库”。

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目的也是营造储存精神文化的仓库。虽然它还远不能与那些无所不包的“大文库”相比，但以涉及问题的广泛和外观的朴素，在编辑立意上是与“大文库”有一致之处的。在这座“文库”中，我们要把一些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以大家所乐于接受的形式储存进去并推荐给广大读者。

以读书、写字、搞考证、做论著为职业的人们，面对人生、涉足社会、融合自然时自有其感受。这些感受每每和其所从事的专业研究有所关联，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者也。因此本“文库”所收虽为随笔、小品性质，但却带有一定的学术性，也可称之为学术随笔、小品、短论。可以使读者在阅读这些短小轻松、通俗流畅而富于趣味的文章时，受到学术的熏陶，获得一定的知识。这种工作也是我们的前辈学者所不弃且非常重视的。如梁启超、鲁迅、胡适、顾颉刚、闻一多、吴晗、邓拓等人创作的学术随笔，往往比他们的专著影响更大、更深远。前辈学人的优良传统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本丛书第一辑的作者有从事文学、戏曲、文化、风俗、美学、美术史、历史、经济、社会学、哲学、建筑学、饮食文化以及在国内刚兴起的农民社会学研究的。这些学人在作品中既传播了知识，也阐明了学理。我们的编纂原则是在不违反党的基本方针的前提下，要言之有物、言之有味。“有物”指能阐明某个学理或生活准则；“有味”指写的生动、覃覃有味，读之令人忘倦。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两点很不易，但它是我们奋力以求的。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像春天无声的细雨般去滋润渴望新知的心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似乎比“腾蛟起凤”“紫电清霜”更美丽，更温馨。

王学泰

自序

——“我往饿乡去了！”

列车在茫茫西伯利亚原野上飞驰，窗外闪过一排排寒风萧瑟中的白桦树和一片片白雪覆盖的平川。不知白雪之下，明年将长出什么——是郁郁葱葱呢，还是离离荒草？

在车轮与钢轨的隆隆轧击之中，我仿佛听到了一个有节奏的声音：

“我愿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

这是70年前瞿秋白的声音。他是抱着崇高的目的，专程前往了解这片神秘而又变幻无常的土地的第一批现代中国人中之佼佼者。1920年，正当神州大地刚刚从一场启蒙的风暴中平静下来，人们都陷入沉思的时候，他抱着多病之躯，奔向那剧变之后正陷于内战与饥荒的阵痛之中的东欧大地。他离开了那“乌沉沉甘衣美食的所在——是黑甜乡”（原文如此），而走向“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我且叫他‘饿乡’”。他留下的《饿乡纪程》等名著，为中国人打开了认识东欧的一扇窗口，当时曾启迪了多少人的心灵与智慧！十多年后，他用“饿乡”的语言唱着《国际歌》，走向了生活旅程的终点。而在“文化大革命”时“叛徒”的狂潮中，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在几十年前就已捐躯的先烈，却惨遭掘墓鞭

尸式的挺伐，罪名之一便是“把十月革命的故乡咒骂为‘饿乡’”……

从很早时候起，瞿秋白就是我心目中崇拜的偶像。他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及《旅俄通讯》诸书，是引导我走向苏联东欧史研究学术之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今，我沿着当年他走过的路奔向东欧了，也是在东欧的剧变带来混乱、动荡、政治冲突与经济萧条之时。当然，这场剧变与那场剧变，性质是全然不同的。然而又有一点相同的是：我也是离开了鲜衣美食的“甜乡”——一个生活稳定、衣食无忧的家园，而走向新的“饿乡”——虽非“冰天雪窖饥寒交迫”，但却处于“休克”期的东欧。而且，我也愿像当年瞿秋白一样，执著地追求真理，但决不用自己心目中的真理去粉饰严酷的现实。

夫真善美，以真为首。

苟无其真，何善之有？

苟欲求美，惟真是守！

真理既立，假话钳口，

善美有望，战胜恶丑。

董狐之笔，常山之口，

《饿乡》之书，以此不朽。

这是我当年题在《瞿秋白文集》第一卷扉页上的几句话。

这也是我把这本《新饿乡纪程》奉献给读者时的心情。

当然，我并没有狂妄到自以为能与赤胆忠心才气纵横名垂青史文传千秋的瞿秋白相比肩，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知识分子而已。我之所以不避嫌，以《新饿乡纪程》名此书，意在述志。想来，其实含的含义，读者是能够体会的。

其次，我此行的身分亦与瞿秋白当年不同。他是记者，专以采访为职，许多重要场合均可出入。而我只是一个“访问学者”，许多场合是不会容我插足的。加之他是文学大家，习用散文体，而

我只是个史学工作者，行文就不免有些“流水帐”的味道。因此本书的体裁也就与瞿书不尽相同。

我除了以芸芸众生之一的眼光，记下东欧那如万花筒般变幻中的社会里我所见到和感受到的点点滴滴之外，还有一部分文字（《炼狱之门》）是对东欧转轨的研究评述。这一部分虽非笔者的行旅“纪程”，却是反映着“新俄乡”转轨的“纪程”。我还在其中收入了三篇对东欧政坛人物的介绍，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另外，我的两年（1990~1992）羁旅主要在波兰，除往返均经俄境外，其间还四度访俄，以及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国家与匈、捷等前“大家庭”成员。瞿秋白的“俄乡”不包括其中许多地方，但从经受历史性变革的震荡这一点来看，它们都可以说是当时的“新俄乡”。它们的坎坷与希望，它们的成功与失败，都是世人所关注的。

神秘而变幻莫测的东欧啊！你广漠无垠，横亘于东西方之间，自古以来就是“各种文明的会聚地带”^①。想当年金戈铁马，“上帝之鞭”由此西指，叶尔马克自此东来；北方的诺曼武士与南方的正教圣徒、欧洲的人文理性与亚洲的鞑靼雄风，在这个熔炉里铸为一体。“资本主义的魔梦，惊动了俄罗斯的神经，想求一终南捷径，早求清醒。可惜只能缩短分秒，不容你躐级陟登。西欧派斯拉夫派当日热烈的辩论，现在不解决自解决了。中国文运的趋向，更简直，更加速，又快到这一旧步。同梦同梦！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俄在华原是一样，少不得必要打过这几个同样的盘旋。”（瞿秋白：《饿乡纪程·跋》）近代以来，东欧又与我们有过那么多的恩恩怨怨。我们曾为熠熠生辉的新东欧而欢呼，也曾对咄咄逼人的北极熊严阵以待。我们与他们曾有过“蜜月”的缠

^① 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题报告便是：《东欧——各种文明的会聚地带》。

绵，也有过血与火的深仇。我们曾以率先脱离了“大家庭”的桎梏而自豪，如今又为“大家庭”的解体而深思。我们曾以两霸争“球”为世界兵燹战祸之恶源，而后又为“维系战后40年和平的战略平衡”消失而担忧。东欧蒸蒸日上时，我们既为“压倒西风”而欢欣鼓舞，又担心北方强邻亡我之心不死。东欧巨变解体日，我们既怡然乐观“新思维”的笑话，又担心祸水西来、寒潮南下。东欧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我们亦忧亦喜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感想。我当时就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踏上了通往“新饿乡”之路……

金雁

1997年4月

目 录

“新饿乡”之旅

- 走向“饿乡”(一)——脱亚入欧…………… (3)
- 走向“饿乡”(二)——苏波初历…………… (9)
- “洋插队”开始了…………… (14)
- 竞争时代与田园风情…………… (19)
- 苏联纪行之一——古老的斯摩棱斯克…………… (22)
- 苏联纪行之二——动荡的莫斯科…………… (26)
- 苏联纪行之三——列宁格勒巡礼…………… (31)
- 消费品变奏曲…………… (36)
- 五一纪闻…………… (43)
- 肖邦故乡行…………… (47)
- 乌卡舍维奇如是说(一)…………… (50)
- 乌卡舍维奇如是说(二)…………… (55)
- 转轨时期的波兰老人…………… (59)
- 博览会咏叹调…………… (64)
- 签证趣闻…………… (69)
- 圣域采风——波兰、俄罗斯宗教掠影…………… (74)
- 亡灵节·奥斯威辛·自由女神
——波兰人心中的“二战”…………… (79)
- 宗教狂热与宗教宽容——波兰国民性印象之一…………… (87)
- 不怕流血怕流汗——波兰国民性印象之二…………… (92)
-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波兰国民性印象之三…………… (99)

炼狱之门

——前苏联和东欧经济、政治变革札记

众说纷纭话“休克”

——东欧、(前)苏经济改革评论之一 …………… (107)

从“稳定”到“改造”

——东欧、(前)苏经济改革评论之二 …………… (116)

东欧私有化：“没想到”的开始与“没想到”的结局

——东欧、(前)苏经济改革评论之三 …………… (126)

东欧：私有化的万花筒

——东欧、(前)苏经济改革评论之四 …………… (136)

山重水复应有路

——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进程再评述…………… (146)

捷克模式：公平与效率的协奏曲…………… (154)

当今世界的极端主义：“左”与“右”的大混合…………… (164)

“左派复兴”以后…………… (172)

明日俄罗斯：又一个魏玛共和国？…………… (182)

这“暗礁”绕得过去吗？…………… (193)

战后五十年与变后五年——波兰小农的坎坷路程…………… (197)

俄国农业何时重振雄风…………… (202)

平民总统热列夫…………… (212)

捷克“休克疗法”的“主治大夫”——克劳斯…………… (217)

低调而务实的波兰总统亚·克瓦希涅夫斯基…………… (222)

重建“新钢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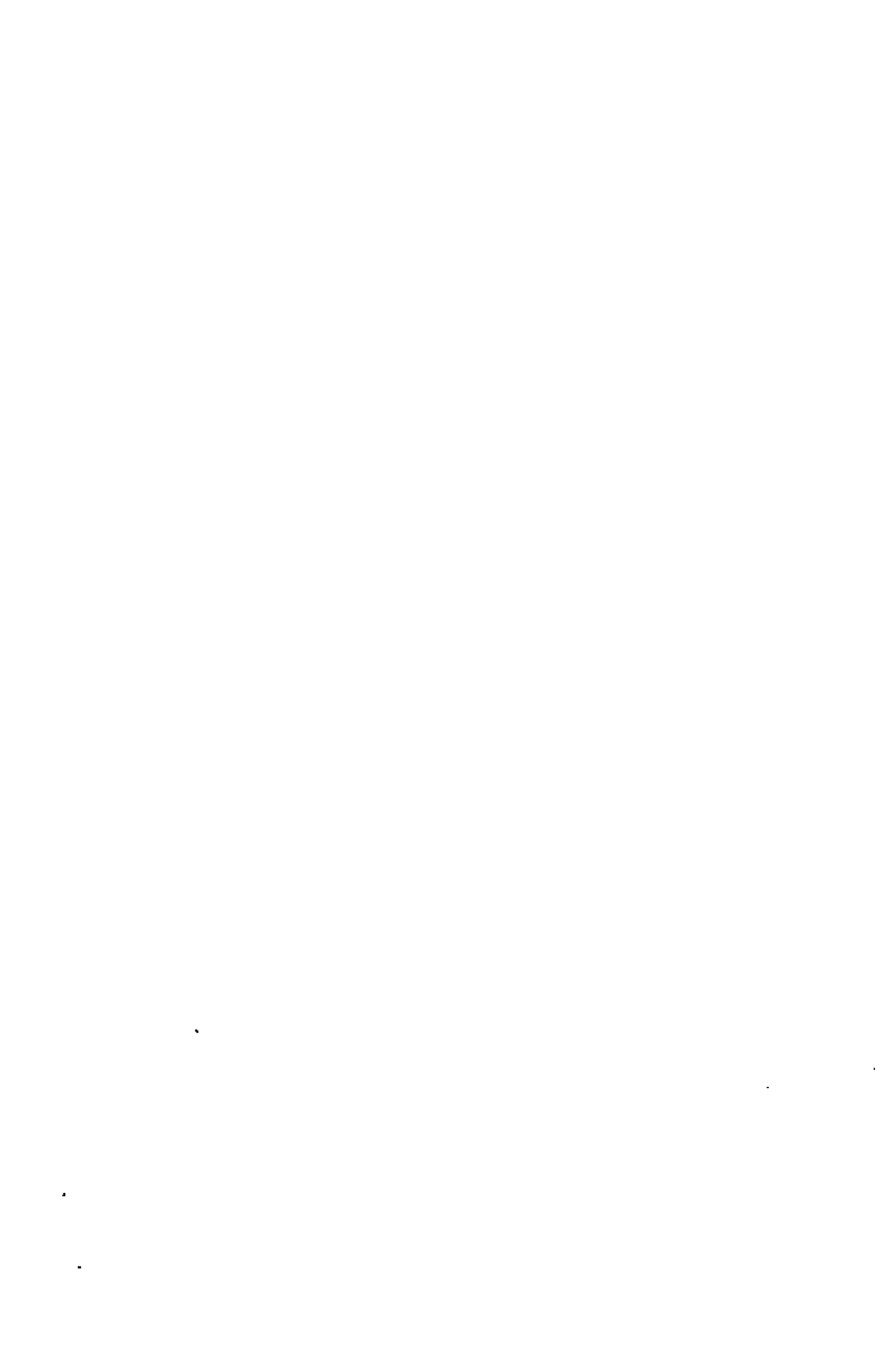
——波兰特大国企克拉科夫钢铁联合企业

改造的案例分析…………… (228)

“否则就永远不能讲了”

……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 (236)

“新饿乡”之旅



走向“饿乡”(一)

——脱亚入欧

时代毕竟进步了70年。当年瞿秋白从进京筹备赴俄到由哈尔滨乘车出发,用了两个多月时间,由哈尔滨到莫斯科则在内战未熄的环境下走走停停,度过了45天的列车生活。而我这次由北京而莫斯科而华沙而罗兹,两次换车、行程更远,却只花了八天时间。

然而谈到筹备此行则是另一回事了。此行之初议早在1984年9月,原定对象国是苏联。当时中苏经多年敌对之后刚恢复交往,名额不多,但国内俄语久被忽视,故竞争者也少。我走完了外语考试、政审、体检等一应程序,名单也报到了国家教育部。不料学校在上报时临时把另一位老教师排在了我前面,理由是“年轻人,以后有的是机会”。于是我未能走成。直到1988年末,方才旧议重提,我又履行了一遍填表、考试、政审、体检的手续。

1989年底,我赴京接受了两个月的政治培训和一周的集训,办了一应手续并外加三个月的等待之后,一纸电文终于把我再次召到北京。此时离我初次办出国手续已过了六年之久!设非如此,则我早已平安舒适地度过一段“甜乡”之旅而返回,不会有此番“饿乡”之行了。

1990年10月10日凌晨,北京站停靠中苏国际列车的站台旁人头攒动,旅客及数倍于他们的送行者,以及大包小包蔚为大观的

行囊，挤满了站台。我身边无亲人，只有社科院苏联东欧所的一位同行送行，算是最为冷落的了。我的四件行李，原是听了有关东欧生活艰苦待遇菲薄的种种传言后，着实准备了一堆日用品而撑起来的。我还从未带过这么多行李上火车，原来一直觉得太累赘，怀疑自己是否有点小题大作了，可是到站台一看，我带的东西还算是最少的呢。我立即明白这趟列车的“国际倒爷车”之声并非虚传——这些大包小包中有不少都是要在途中“脱手”的货。早在培训时我就知道这些年我国赴苏人员携带国货到列车上去卖，赚苏联人的卢布，几乎已成了惯例。到北京后不少熟人也问我准备了些啥“货”。我倒不是自鸣清高，但实在不懂行情，也不知道什么好“脱手”，于是只带了少量我们那里的土特产。结果到京后别人都说“傻帽”，我也自惭形秽，把这些东西都扔在北京了。

车门一开，人们各显神通，带着行李蜂拥而上，其情景真不亚于一场战斗。车厢里人与行李挤成一团，纷纷抢占地方。我的行李虽少，也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安顿了下来。临开车前，车厢内外许多人眼泪涟涟，似乎我们是被流放的犯人，再也回不来了。在这种情绪感染下，我也生出了一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凉与惆怅，鼻子直发酸，但最后强忍住没有落泪。要去闯“饿乡”，就得有点男子汉的气魄，否则儿女情长，能干什么呢？

我们这批赴波兰的访问学者、进修人员一共 10 人，年龄最大的 52 岁，最小的 32 岁，我属中间。大家多在培训时已认识。车一开动，就有熟悉苏联、波兰情况的人向我们介绍那里的市场行情，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等等。不少人这才发现带的货不对路，但此时明白也已晚了，于是懊恼不已。我心中不由的泛起一缕悲哀：可怜的“穷老九”，此道究非所长啊！

10 日晚 8 时，列车到达北方的国门——二连浩特。由于中苏铁路轨距不同，列车要在这里换上苏联的宽轨底盘，需停留两小时。在这期间进行了我国方面的过关检查，卫生、海关、边防，基本

上都是走走过场，所填的均为中文表格。但因初次出关，不熟悉手续，我们很多人都写错了单子。海关人员笑我们：还是国家教委派出的，连表格都填不好！不过，笑笑也就过去了，并没让我们重填。办完手续后可以下车走走，利用这间隙我赶快给家里写了封信，在出国门之前再一次向亲人告别。车站门市部这时挤满了旅客，带货不对路的人们指望在这里再多买些“对路货”作为弥补。可是很令人失望，门市部太小了，所有的商品不过几十种，没法弥补这个遗憾了。

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离开了我们的祖国。开过边境无人区后，驶入蒙古境内的扎门乌德站，蒙古边防依样画葫芦，也上来了卫生、海关等人员。蒙古人比较客气，能说几句汉语，报关单用蒙、英两种文字印成，这是我们见到的“大家庭”解体的第一个迹象。据说从前这种表格是用蒙俄两种文字印的，现在俄文变成了英文，蒙文也从过去用苏联强加的西里尔字母（即俄文字母）拼写恢复为传统的回鹘字母拼写。如果不会英、蒙文，还可以用汉文填写，只不过偶有他们看不懂的词时就要问，这时用俄语或英语解释一下就行了。

离开扎门乌德，列车驰向茫茫的蒙古大草原。沿途景色荒凉，整整一天不见人烟，不见树，不见蒙古包，更看不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我心目中的蒙古似乎应有这番景象的。据说，由于当年中苏关系紧张，铁路沿线都驻扎着苏军，蒙古居民都被撤走。如今大概俄国人回去了而蒙古人又尚未（或不愿）回来，以致我们几乎是如人无人之境。

11日中午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进入这座大漠荒野上孤零零的城市，真如走人海市蜃楼一般。乌兰巴托的建筑风格与我国内地相差无几，市民从人种到服装也与我们没有多大区别，要不是有些身穿苏式军装的士兵和一身蒙古袍的牧民，说是我国北方的城市，谁都会相信。蒙古现在也沐浴在“北方吹来十月（当然，是戈尔巴乔夫的十月）的风”中，报纸上在大批苏赫巴托尔、乔巴山搞个人

迷信，揭露那个时期的种种“专制”与“黑暗”，尤其是乔巴山既无苏赫巴托尔的开国之功，又与斯大林同时代，在今日的蒙古已成众矢之的，名声很坏。据说乔巴山市（蒙古第二大城）与苏赫巴托尔市（北方边境城市）都在酝酿改名。我想如果这两个城市改了名，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也是人民革命党执政后命名的）是否也会恢复旧称“库伦”呢？

说到改名，这真是东欧文化的一大奇观！早在沙皇时代，就有经常为政治原因改变地名的癖好，苏维埃时代更是大大发扬了这一传统。以至于苏联（还有像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几十年来改名数次的城市比比皆是。像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尤佐夫卡——斯大林诺——顿涅茨克这类著名的例子就不提了。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例子还有：乌克兰的一个省城原叫伊利莎维特格勒，1924年随着苏联首批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的出现，改名季诺维也夫斯克；季诺维也夫倒幕后，又于1934年改名基洛夫；但由于基洛夫遇刺后全苏有十多个城市竞相以其名字命名，以至重复不堪，该城遂又于1939年改称基洛夫格勒；最近在苏联各地刮起废止以人名城之风，该城听说又改了名。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的首都原名弗拉基高加索，1932年改以当时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命名；奥尔忠尼启则在肃反高潮中自杀身亡后，该城再次改名扎乌德日考；斯大林死后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该城于1954年复称奥尔忠尼启则；到了今年，该城在变革之风中再次易名，竟又恢复了弗拉基高加索的老名称。离我国东北绥芬河不远的苏联远东名城双城子，原是个汉语地名，1898年以俄国最后一个沙皇之名命名为尼古拉斯克——乌苏里斯基；革命后于1935年改名伏罗希洛夫；随着伏罗希洛夫因卷人马林科夫等人“反党集团”事件而失势，该城又于1957年与其他四个以伏氏名字命名的城市一起改了名，现在该城叫乌苏里斯克。最有趣的是赫鲁晓夫时代兴建的一座工业新城，